

宋

論

宋

論

十

卷

五

光緒戊戌仲冬

申昌書莊石印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甯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衡陽王夫之議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竇政用人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謀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為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氏且不聞於人間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鄙民之企慕乎其事崇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勦滌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即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貼危夷二袁之僭逸劉裕之俘姚泓誅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戈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謀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謀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為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邈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為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啟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蠶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長冀著之都點撿我啟之牖之鼓之舞之俛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為之邪非殷勤佑啟於刑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質之心勃然而粹興恍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惟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丈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為養子石敬瑭之為愛婿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

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瑄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
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
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
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啟以來百年鷲陵噬搏之氣浸
衰憂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亡帝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
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者啟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謀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
矣無赫赫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
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為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為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
者亦猶是而已矣籍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為曹爽而通為司馬懿嗟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
眾望至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眾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
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
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忌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
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脫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眾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
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夫通之賀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為意怯波流
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
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旦誦頌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即豪強乎故曰賀死以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
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
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並肩矣繼所並肩者已而頌首矣終所頌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
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

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較儒之所務申韓之傲暴也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勸矣讒頑者無可逞矣己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貪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由紊刑之所由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為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為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乎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為利為害為善為不善也等以殊而巧麻不能窮其數為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是為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為之也逮慶祿而議論始興逮熙寧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為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自太祖勅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者自唐傳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嚴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黨賄宗社則崔允張濬李磻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為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酗倡俳之中雖無巨惡固宜以禽畜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為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脇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竄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繫繫真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燔曹孟德惡其競而任崔炎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實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

勝羣情務為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為而中夏淪沒由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而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與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吏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於心況乎業已為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為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貽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啟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徙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於東還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度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姪姪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為己德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為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士在巖穴者以長吏為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為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為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於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明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寔際豐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為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為恩而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為榮而士三失矣乃為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離而德離辭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於與下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終其身為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由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心使相攜貳趨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

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無於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間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黨拔不以其黨而獨莖之草不足以葺大厦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為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屢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靳為己得也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搥鼓言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於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為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帽帽之忿响响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

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為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英雄欺人為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察情以思豫制私利之褊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太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即其使人為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蕩嬉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為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伺官箴之汙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迄乎亂興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覩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詹詹之智以與天下鬪捷未有能勝者也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為密而豈果能密邪趾未離乎禁闈期已洩於近倖形一涉乎通途影已徹乎窮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彼之伺此也無朕於是懷私挾倖者飾慧為橫行詭以慙醜正而相訐黨露而相獎面受其欺背貽其笑激怒沽恩而國是不可復詰矣即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行之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偶得之小民者無稽弗詢溢美溢惡遂信為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睿以定黜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羣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說道相要而坐受其蠹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振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又家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

牧也因是而違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適其所窮疏其所壅於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悻天子垂旒繡而坐照之以無遺天子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其衆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愚氓一往之情辭不屑聽也而況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古之聖王詢芻蕘問工瞽建輅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為己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愈密聽愈惡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即不微行亦豈有攘臂相仍以奪其所尊於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劉禪孫皓之容於晉非晉之厚也誠有以致之也劉先主以漢主之裔係蜀土奉宗桃任賢圖治民用又安尚矣孫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雒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年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絕其世有不可絕者在也禪雖闇眇雖虐非稱兵首難熈亂天紀者降為臣僕足償其德而惡容殄滅乎李煜孟昶劉鋹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賓恪之禮非其所應得者也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間偷以自王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為皂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雖然貴蜀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恭正朔於汴維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歸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宋溫賊也李存勗石敬瑭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燭乍踞其位猶螢之耀於夜也剖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維之墟為唐故宮之址乘虛竄處而無譏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納土稱臣以戴為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溫孟知祥劉巖之與朱李石劉相為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若夫因亂竊立窮蹙而俘宜膺王者之誅則抑必首亂以劫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掄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鵬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假援天紀以狹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實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仁果倚我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狐媚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於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於亂者也故雖或降附而豪傑之懸邱民咸快其與蜀粵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矣王者上溯天心下軫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徐溫佐楊行密以禦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擁百粵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疆孟知祥即不據蜀疆石劉惔惔以偷立契丹外僞諸鎮內訌救死不遑固無能越劍閣以綏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

得罪於天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衆潰而後降苟非殘忍甚害以為心亦惡能以實建德蕭銑之誅違理而逞其淫刑乎天之所怒者有亂者也人之所怨者強爭者也仁有不可施義有不可襲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

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即其禦我者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豈其信為果然哉懷不可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於是坐受其窮惟明主周知得失禍福之原秉無私以照情偽之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辯窮矣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辯遂窮是其為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為受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勢佚饑飽之勢既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於強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於散地況幽州者負西山帶廣瀋沓峭壁重崖以東迄於海其視瀛冀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奚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憂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之徒不憂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既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之事則雖不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由漢以來踞燕山以扼北邊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慮之遠者亦知其所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於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有材有素掄選有方委任之以誠駕馭之以禮則雖百年以後之干城皆早卜其勳名之不爽何事於曹翰贊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斬復其故字抑將料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投之戎敵以免爭戰之勞與故普之說曰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躕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於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土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強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社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踳齧嘶於閨闈而甘於腴縮者也不亦可為大哀者乎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綰陳豨彭寵盧芳等則始於安祿山終於劉仁恭父子然方踵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闌入之禍消雖倔強不戢猶為我吠犬以護門庭也迨及朱溫屠魏博李存勖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於河汴而莫之能遏

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鰲之夫而無難矣。則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為吾藩籬。此之不審。小不忍而宵擲之。敵人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於棄割。弗能告人曰。吾之憂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於心。普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則畫河自守。鞭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口口之口。惟此而已矣。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睨普而憤其軋己。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為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異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為天下事盡由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甚害其子弟以固寵祿。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鰲。與則若光武之進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強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心。而無陰鷙鉗伏之小知者也。故功臣退處而世效其貞。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輒倚門。援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竇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於普也多矣。險詖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綱維。嗚呼。是可為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於小虞之世。眾志憤歸而能當大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梟雄之氣衰矣。江南蜀吳之君臣。弄文墨。恣嬉遊。其甚者淫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於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喋血以爭。如項羽、公孫述、竇建德、薛舉之幾勝幾負。而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泮渙矣。以此而驟與強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遠下邪。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困於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於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躡伏。而不敢窺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烏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於楚。一得一失之幾。決於君相之疑信。非由天下之強弱。其當審矣。以普忤害之小慧。而宋奉之為家法。上下師師。壹於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唯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

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固未之思也

記曰禮從其朔朔者事之始也從之者不敢以後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又曰禮時為大時者情之順也大之者不忍於嗜欲之已開而為鬼神禁之也是故燔黍而有敦黍捭豚而有燔肉元酒而有三酒太羹而有和羹不廢其朔質也而將其敬不從其情則文也不違其時文也而致其愛不斷乎美則質也兼敦而互成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盡之祭用籩豆周制也夏殷以上固有不可盡致者矣不可致者無自而傲為之則以古之所可致者為朔祭之用籩豆銅俎敦彝倣周制而備其器所以從朔而將其敬非謂必是而後為鬼神之所敬也尊其祖而不敢褻文治也而質為之詘矣太祖欲倣之而用當時之器過矣過則自不能晏然於其心而必為之怵惕故未幾而復用之然而其始之欲用當時之器以順情而致養亦未甚拂乎道也歎然不愜而用祖考之所常御怵然中變而存古人之所敬陳皆心也非資聞見以倣古徇流俗以從時也愛不忍忘而敬不敢弛質不忍新而文不敢替故兩存之於其必兩存者可以察仁孝之動以天者矣雖然其未研諸慮而精其義也古者天子諸侯之事其先歲有祫時有享月有薦薦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祭以等降祭以文昭敬位未尊而敬不得伸薦以質盡愛皆其親者而愛皆可致夫祭必有尸有尸而有獻斯有酢有酢斯有酬斯有繹周洽彌綸極乎文而不欲其相漬故尊罍設元酒陳血簋燔牲升首太羹具振古如斯而籩豆銅俎敦彝皆法古以重用其文而後尊之也至尊之也至而後敬無不伸若夫薦則有不必其然者矣薦非不敬而主乎愛主乎愛則順乎其時而以利得其情古之薦者所陳之器所獻之味無放焉意者唯其時而不必於古與其器習用而安之其味數當而甘之仁人孝子弗忍絕也則於薦設之焉可矣且夫籩豆俎鉶亦非隆古之器矣和羹燔炙亦非隆古之食矣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於祭且然而況薦乎漢唐以下所謂祭者皆薦也未有舍今以從古者也唯不敢不以從朔之心留十一於千百則籩豆相仍用志追崇之盛而古器與今器雜陳古味與今味互進酌其不相拂者各以其候而遞用之極致其敬愛必有當也而太祖未之講耳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然而其易之之情復之之心則固誠有於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有王者起推此心以求合精於義而質文交盡存乎其人焉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也

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寶之制可謂盡矣雖然有說語云為官擇人不為人建官此數名實求速效之說也非所以獎人材厚風俗勸進天下於君子之道也郡縣之天下其為州者數百為縣者千餘久者六載速者三載士人之任長吏者視

此而已他則委瑣之簿尉雜流兼進者也以千餘縣歲進一人十年而溢於萬將何以置此萬人邪且夫歲進一人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必矣古之建國也其子男之國提封之壤抵今縣之一二鄉耳而一鄉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食祿於國為君子而殊於野人者且如此進而公侯又進而天子之廷凡其受田祿而世登流品者不可以紀故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實以文王之德且非是而無以實也育人材以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於民而安於利士志於士而安於義勿抑其長勿汙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以敦厚宏雅迎天地之清淑者豈在循名責實苟求速效之間哉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農以力為賢力即不勤而非無其力士以志為尚志即不果而非無其志士之知有善猶工賈之知有利也工賈或感於善而既已知利必挾希望之情士或惑於利而既已知善必忌不肖之名為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導之者順屈抑之者逆學而得祿者分之宜也苑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為士者限於登進之徒雖受一命抑使遷延坎坷白首而無除授之實則士且為困窮之淵藪則志之未果者求為農而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弄唇舌舞文墨街徑巧導訟訐以搖蕩天下而為生民之大蠹然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棋布而觀之於射進之於飲一鄉一遂皆有賓興之典試於司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於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玉之成者其道得也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為憂耳吏之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無事焉抑放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興學校典禮樂治賓旅祀事候災祥疠器服者事各一司司各數吏咸以上贊邦治下修邦事勸相之以剛雅之業而使向於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濫施於卑賤貪叨獵取於貧民弱族也則吏雖繁而治固不替又何十羊九牧橫加鞭撻之足憂哉任之以其道也興之以其賢也馭之以其禮也黜之陟之以其行也而賦稅獄訟工役之屬無冗員無兼任擇其人而任之以專則吏治之清豈猶有慮而必艾之夷之若芒刺在體之必不能容邪乃若無道之世各於倖而裁官以擅利舉天下之大不能養千百有司而金蝕於府帑腐於司粟朽於窳以多藏而厚亡夫誰不佑人所必難言豈徒不足以君天下哉君子所不屑論已

軍興則糧糗餉器每重焉千扉屢更器械日改日增重以推牛驢濟賞功酬謀之費不可殫極未有儲蓄未充而能興事以圖功者也於是而先儲其器以待事謀國者所務詳也雖然歲積月累帝一旦而用則徒以受財之累而事卒不成太祖立封樁庫積用度之誅曰將以圖取燕雲志無不遂而散傳之後反授中國於北敵則事卒不成之驗也積財既廣雖真宗時

侈之以奉鬼神而使神宗君臣效之以冀歛天下而召怨以致敗亡則財之累也財可以養士而士非待餘財以養也謝元用北府兵以收淮北劉宋資之以興郭子儀用朔方兵以挫祿山肅宗資之以振豈有素積以貲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手號召百戰而得天下也蓋兵者用其一旦之氣也用其相習而不駭為非常之情也用其進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勢也恃財積而求士以養之在上者奮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為繼在下者農安於敵工安於肆商安於旅強智之士亦既清心趨於儒素之為在伍者既久以虛名食薄精而苦於役應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無所歸而寄命以餬口國家畜積豐盈人思獵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長飾智勇以前而坐邀溫飽目睨朝廷如委棄之餘食唯所舐齟而誰憂其匱一日之功未奏則一日之坐食有名稍不給而潰敗相尋以起夫安所得士而養之哉錙銖歛之日崩月圯以盡之以是圖功貽敗而已矣且夫深智沈勇決於有為者非可望於中材以下之子孫也吾之積之將以有為也而後之人不能知吾之所為而但守吾之所積以為祖德其席豐而簞汰者勿論矣馴謹之主以守藏為成憲慶封皆蔽數無可稽猶責填入者無已姦人乘之竊歸私室而不見其虛變亂猝生猶將死護其藏嘗不數損其有餘以救禍迨其亡徒贈冠簪未有能藉一錢之用以收人心而拯危敗者財之累於斯酷矣豈非教積者之作法於涼哉天下之財自足以應天下之用緩不見其有餘迫不見其不足此有故存焉財盈則人之望之也賒財詘則人之諒之也定見有餘者常畏其盡見不足者自別為圖利在我則我有所戀而敵有所貪利不在我則求利於敵而敵無所覬向令宋祖乘立國之初兵狙於戰而幸於獲能捐疑忌委腹心於虎臣以致死於契丹燕雲可圖也不此之務而竊竊然積金帛於帑散戰士於郊曰吾以待財之充盈而後求猛士以收百年已冷之疆土不亦迷乎翁嫗之智蓄金帛以與子而使訟於鄰為達者笑奈何創業垂統思大有為者而是之學也

宋初定開寶通禮書佚不傳大抵自唐開元禮而上至於周禮皆有所損益矣婦服舅姑斬衰三年則乾德三年從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贈則淳化四年允李昉之請贈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太夫人始而真宗天禧元年遂令所後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遂為定制也斯二者皆變古制而得失可攷焉禮有不可變者有可變者不可變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後之無異於今而創為萬世法變之者非大倫之正也可變者在先王之世尊尊親親各異其道一王創制義通於一必如是而後可行時已變則道隨而易守而不變則於情理未之協也人之大倫五惟君臣父子夫婦極恩義之至而服斬兄弟則止於期矣朋友則心喪而止矣其他皆君臣父子夫婦之推也舅姑雖尊由夫婦而推非倫之正也婦人不貳斬既嫁

從夫者陰陽合而地在中均之於一體而其哀創也深夫死從子其義雖同而庶子不為其長子斬庶子之妻亦如之則非適長之不斬不視從夫而重雖夫歿無異一姓之中無二斬也是則伉夫於父而妻道盡矣推而之於舅姑不容不降也異姓合而有賓主之道焉故婦初執笄以見舅姑拜而舅姑答之生答其拜歿而服期君子不以尊臨人而廢禮所以昭人倫之辨也今之夫婦猶古之夫婦也則自唐以上至於成周道立於不易情止於自靖而巽容變焉若尹拙之言曰夫居苦塊婦被羅綺夫婦齊體哀樂宜同其言陋矣哀樂者發乎情依乎性者也人各自致而巽以同於夫哉婦之於夫其視子之於父也巽若父斬子期亦云哀樂異致非父子之道乎子之居喪也非見母不入於內則婦之得見於夫者無幾雖不寢麻自有質素祭不行而無饋籩豆獻盛飾之服苟為禮法之家亦何至被羅綺以與衰麻相聞乎婦有父母之喪夫不舉樂於其側緣情居約哀者哀而哀已節者固不以樂亂之亦無俟強與固哀而為不及情之貳斬矣自宋失之而相沿迄今以瀆典禮此不可變者變而失其正也若夫為人後者以所後之父母為父母而不得厚其私親周禮也非周之盡一天下萬世於不可變者也夫周則有厚道矣天子諸侯則有世守卿大夫則有世祿仰承天職上事宗廟者相承也抑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以合族而勗家政故嗣國嗣位之適子與其宗子而未有子則必豫擇其昭穆之等親且賢者以建為嗣大位竊窺危病邪伺不豫則爭亂由此而作漢之桓靈唐之武宣聽廢置於婦寺之手其炯鑒已立後以承統而道壹於所尊不得以親聞之示所重也後世自天子而外貴賤無恆奮身自致廟祧不立宗子不尊所謂為人後者以私愛置以利賴于未嘗見貴游之子出後於寒門素封之支承嗣於窶室又況鄙滅於莒賈篡於韓之瀆倫敗化者相仍以亂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割其天性之恩以希非望之獲何有於尊親而執古以律今使推恩斯於罔極不亦悖乎若李昉者吾不知其何以出後於人而致青雲依白日極人世之通顯或懷响响之惠忘覆載之恩曾不念位晉三公之身為誰氏之身也其忍也乎哉非以世祿而受榮名非以宗祧故而為養子前之失也補過未晚也且夫古非盡人而有為之後者也故禮有無後之祭焉苟非宗子與有世祿廟祀不固已而存亡從子可資以繼祖則子之有無天也人不可以其偽於天而強為駢拇枝指者也僭立後者非法覬覦以忘親為人後者非人古所不敢不忍者也巽容假古禮以薄於所生也哉今之後非古之後也李昉之請天禧之制變之正也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時也萬古不易者時之貞也其塞也時也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考三王俟百世精義以中權存乎道而已矣將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則亦惟己之無私而他非所謀也將欲立長君記賢者以保其國祚乎則亦惟己之知所授而固